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★★★★★

文化层

京 夫 著

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文化層

京 夫 著

文 化 层

京 夫 著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25印张 2插页 263千字

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

ISBN7-224-01681-0/I·374

定价：5.20元

开 篇

——一个美丽的传说

从前，鹤城的一个孝子名叫小慈，一天去渔市为病母买鲜鱼作羹。来到东街渔市，见众人围一少年争购一鱼，价码已抬到百多铜钱，少年却护着盆中鱼不肯出手。什么鱼，如此金贵？小慈便挤了进去。小慈见鱼，惊呼一声，也发呆了。这那里是鱼，分明是赤金作成的宝物嘛！鱼尺许，全身金红，闪闪放光。双眼若两颗明珠，晶莹闪亮，含情脉脉。翘尾皆若金缕丝丝，修长飘逸，颀颀然欲飞。游姿如龙舞凤翔，仙仙然生风。特别是那尾，其长过俾，娇美无与伦比，摆动起来，如万缕金线轻拂，逗得水也欢笑。小慈知书达理，知此乃神鱼无疑，不知缘何落到少年之手。问及，答，琴湖所网。见小慈打问，几位狂徒，便越发报出高价，互相攀比争雄，均要买此鱼。小慈心中发急，此神鱼，岂能让这些俗人腌臢了，那不是天大的罪孽。他便以倾家之有，换得这条神鱼。

小慈带得那鱼，回家，先在香案上供奉了，趁夜深人静，将其放生于琴湖中，祝祷一番，便回家来。

小慈一进家门，异香扑鼻。穷家陋室，那来的芝兰之芳呢？自觉肚中饥饿，便去厨房热饭。厨房香气益甚，刚揭锅盖，却有一条鲜鲤，卧于香汤中，热腾腾，香喷喷。小慈大奇。于是来到母亲房中，问家中可有人来过。母亲说没有。小慈疑是老母耳聋，不曾听得有人送鱼作羹，待明日查问明白了，定当致谢。便让母亲将鱼汤享用了。

第二天，小慈到街坊邻舍打问，都说未送鱼。回到家中，又见锅中汤里卧一条鲜鲤，与前夜一般。小慈更奇，又让母亲享用了。

如此三日，母亲享用鱼羹，病除，下床活动。小慈知是得益于用汤。可汤从何来？小慈纳闷不解。

次日，小慈闭门不出，守在家中，看到底是何人来送鱼作羹。小慈一整天盯着屋门和锅子，须臾不敢走动。到晚间，也不敢就寝，唯恐前功尽弃。是夜子夜时分，门外吹进一阵香风，小慈强自抖擞，但还是迷糊起来。等睁眼时，却见一婷婷女子站在面前。那女子道：“我乃龙姓女子，因家父将我嫁与一位罗姓公子，我不从，被那公子卖于市，后被恩人救出，今夜逃至你家，见你母子相依为命，至诚至善，便来投靠，望哥哥念我身世飘零，就收下小女子吧！”

小慈很同情那女子，便让其与母亲一块儿安歇。

那女子侍奉得小慈母亲神仙一般，且把小慈家料理的井井有条。女子勤勉节俭，有了她，这个家热腾腾，乐陶陶。女子不提走，小慈母子也不多嫌。女子又织得一手好锦缎，不出一月，便帮小慈还了债，修补了房子。在母亲的催促下，

小慈与女子于二月二日结成夫妻。

自龙姓女子与小慈结为伉俪，鹤城四乡五谷丰登，风调雨顺，盗贼不兴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更奇的是，城西之琴湖，鱼跃虾肥，捞之不竭，网之不尽。鹤城四方商贾云集，农商工贸大兴，成了此一方之重镇。

是年中秋，丽日当空，丹桂飘香。中午日端时，琴湖海面处如同开了一朵雪莲花向四处滚动着浪花，整个琴湖沸扬扬溢将起来。开初满城百姓还来看稀奇，挨挨挤挤，站在湖畔。只半个时辰，湖水便漫上了大堤，溢进了街道，淹了屋门。眼见得人们弃家而逃，呼老唤幼，慌乱不堪。到午后，湖水已淹了半个城池，还在一个劲儿往上涨。

城内父老官绅，皆面湖长跪，焚香祷告，求上苍息怒，赦一城百里性命，愿永世不食湖中鱼虾。然而湖水依然上涨，有很快淹没全城之势。

这一日，小慈一早便见妻子泪流满面，似有难言之隐，恳求丈夫不要到外面做工。小慈问之再三，妻子终啼哭不语。妻子已怀身孕半年，怎经得如此伤怀落泪，他便百般安抚。老母也泪涟涟来劝儿媳。到正午时，妻全身抖动发热发寒。小慈四处问医求药，知湖水已涨，距家门只有数尺，回家急把母亲转往后街，淌水回来背妻子。妻病更剧，已呈昏迷。小慈背，重若千斤，纹丝儿动不得。眼看水已涨至台阶，屋舍须臾便要倾塌。小慈摇撼其妻，大哭号啕。

妻被摇醒，断续言道：“我乃东海龙女也，因父亲逼嫁西海龙王之子，婚后不从夫，龙子不善，将我卖于市，是你救我一命，放生琴湖之海眼。海眼，东西海皆可通。为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哭求得父王恩准，来与你做成夫妻，只有

二百天期限。只因被你延宕了一个月，今天是八月中秋，父王命我正午而归，我已抗命，父王震怒，发兵来索我。你我夫妻情深，我委实不想离去，可龙颜震怒，我不走即死，而且还要连累夫君你，你快快将我放入湖中吧！”

“不，我不能！”小慈狂叫，抱住龙女。

“我的傻夫君，害了你妻性命事小，我腹中还有婴儿，难道你也让他去死吗？”

“我也跟你去，咱们一同死！”

“傻哥哥，纵然你我全死了，也是抗旨，大水将淹全城，生灵将尽漂东洋大海，鹤城此一方土地将有十年大旱，咱们还得为全城父老与鹤县百姓着想啊！”

“啊呀呀……”小慈大哭，捶胸顿足，悲愤无比，“这可怎样办？这可怎么办？”

“这时岂是伤心的时候，还不快快送我上路！”妻子大叫一声，变成一条金色鱼。

小慈送鱼入湖。

只一刻，湖水塌落如初。鹤城父老以为祝祷灵验，感动天地，遂积资建祈愿亭于湖畔，以志湖水涨落之奇。

小慈日每到湖畔，面对湖心海眼滟滟波光，注目良久，思妻心切，望眼欲穿。月盈时，便把香表在祈愿亭旁焚化，夜色中，默对湖心祝愿妻子平安，叹不能到东洋大海，与爱妻一会，只恨水域苍茫，日月悠悠。

次年二月二日前夜，他睡在床上，思念绵绵。突然满屋异香扑鼻，见妻子飘飘而来，娥眉含情，丹唇带笑，唤着：

“夫君，我来了！”他忙上前相携，却如隔着雾障，可望而不可及。妻曰：“夫君，咱们缘份已尽，虽强力所不能及，

还是去看看儿子吧！”

“儿子？他在那里？”小慈喜忧参半，急于要见到儿子。

“你随我来！”

小慈三分醒状，七分恍惚，似跟妻子出了门，走街过市，飘飘逸逸，来到湖边，一同走向湖心海眼，走水路竟如履平地一般。一眨眼，不见妻子，他也便铅丸似地坠入水中，旋儿旋儿地往下掉。小慈惊悸，大呼：“贤妻快快救我！”那里还有妻子，他仍旋儿旋儿往下沉。心想，等沉到妻子那儿，不更好，我何须惊慌，只要能与妻儿团聚，那管水深火热。但后来竟不旋儿了，停在空中不能上下。正慌乱，听得嫩生生一声唤：“父亲莫急，我来救你！”

“我儿在哪里？”

“儿在你怀抱中！”

小慈睁眼，自个儿大汗淋漓，象从水中捞出，正忆梦中事，听见屋外有婴儿啼哭。开了柴门，见台阶上一襁褓裹一个啼哭的婴孩。是时北斗横空、星汉灿烂，夜风习习，万籁俱寂。小慈知是儿子，抱回家中，起名龙生。

龙生者，鹤城龙姓之始祖也！

这个美丽的传说出自鹤城文化馆贾芝的《鹤城民间文学集成》三卷八十七目。本书作者因与其交谊甚厚，才敢未征得作者同意，剽录于此，而又冒天下文抄公之大不韪，公然将其作为敝书之开篇，这实在是于贾芝公之不恭，于文体之不伦不类。因贾芝公已于前年作古，此公又无后，也未委托法律代理人，虽生前曾收养一弃儿，死后也对朋友有所委托，但仅此而已，我无受诉讼之虞。况这个传说，也早被琴湖之

泥沙与一湖污染了的水湮没，鹤城人更看重现实，往往数典忘祖，多已不记得还有这个传说了。就是鹤城龙姓人，因与根茎有关，但也认为有点牵强，且多将目光投向未来，不愿担始祖母与小慈私情之碍，避之而唯恐不及，也希望那传说速朽。甚而认为贾芝好事，翻历史旧账，一生遭遇不济也属活该。至于那座祈愿亭，也属鹤城一古迹。历代之父母官都要倡议集资翻修重建，但谁也难保就没有打着修亭事，行贪赃私囊之实。亭子也是经历了些风雨灾变的。到了一千九百六十年中期，亭子已被履为平地，荡然无存。八十年代中叶又重建，虽在原址，但因无法师古，建得与古亭面目全非。《祈神伏波记》已无法复原，亭上诗词也多系当今领导文人所题，失了古雅，更有那些“到此一游者”与无耻之辈，涂鸭画爪，弄得视觉污染，斯文扫地。贾芝公能把传说从湖中海眼里打捞出来，实在是功德无量。只缘他归去匆忙，未能将其出版传世，也因今日之出版界更看重金庸与梁羽生三毛琼瑶之类，不肯为贾芝文章作嫁，贾芝公文章又不能藏之名山，我录于此，也有张扬他老人家功迹之意。这样想来，于心也安了。还要说及的是，自贾芝公的关于海眼的传说写成，有些人遂将海眼视为解脱烦恼和超度的坦途，很出了几桩投海眼的壮举，岂知这与贾芝的初衷有悖。一些人因此给贾芝公罹犯罪名，也是于贾公冤哉枉也！本人奉劝后来者，千万别效法那些投海眼之壮举，须知那其实是懦弱的表现。至于本书中有人投了海眼，那又当别论了。

开篇者，序幕也。序文总要说到此书本体的事。我这本书不是想编一个现代化传奇故事，也无意将这个传说旧瓶装新酒，只写了与这个湖中海眼极不相干又似乎有点相干的人

和事。情节全是作者向壁虚构，无意涉及任何真人真事，如与某人某事似曾相识，纯系巧合。

除了散步之外，贾芝几乎没有什么养生之道了。他不会打太极拳，没有耐心进行全身或是局部按摩，更没勇气站半个钟头做鹤翔庄气功，对当今这个县城很风靡的“练功六十八法”、“大雁气功”，他更不敢一学一试。就是每天早晨的一段短距离散步，于他也无异于一次苦役乃至酷刑。如果说他不养那只这会儿卧睡在他刚才睡过的热被窝中的女猫，他连散步也会放弃的。女猫正蜷缩在被窝“念经”，声音和平，带着一种自然陶然的韵味。他坐在床沿上，弯下腰，两脚踏在地上活动膝关节。睡了一夜，老骨头僵硬，膝盖里象填充了膨体塑料，下半截小腿乃至脚丫子，齐都没有知觉似的。他活动得满头黄汗，两条腿才能支撑起身子，他这才能出户散步了。他害怕，有那么一天，这两条腿活动不开，抑或再整治也是麻木的，象两根桐木棒子，那就宣布他的散步生涯的结束，女猫将不再获得食物，他将解下它的缰绳，先让它自由，再带着深深的伤感，也结束自己。那时，缸里的四尾金鱼，屋旁笼里的四只母鸡都会有人收养，至于它们的命运如何，那只有天知道了。

砖铺的地板反潮，水漉漉的，屋子里弥漫着蘑菇味的霉臭。这是一间坐东向西的厦房，阳光全被四周的建筑物遮挡了，老式象乡下农舍一样的小窗棂里，透进来灰色的光线，如果打从外面进来，得好一会儿才能看清东西。他每天都是

这样，从粘湿的床上起来，象今天这样把双腿放在地上活动。膝关节差不多如秋天下冰冷的泥土，要好久，才会有了温热。趁着关节的温热，得抓紧在室内走一走，等步履活泛了，这才洗漱，出门。街道还呈灰白色，老远走来走去的匆匆行人还很模糊，晨跑的青年人打身边跑过去，整个街区都震荡回响。街角那个赶早市卖粽子的乡下人，吆喝声是那样尖锐，绽粽子的动作惊人的熟练和神速。三五个人已经围着粽子笼，蹴在地上吃粽子。他先是顺着大十字往南走，沿着弥漫一片灰白色水雾的琴湖，走上南街，顺南环路插进北月街。

“贾老师，锻炼身体啊！”北月街东头新友肉铺的年轻掌柜在里边打招呼。

“今天放倒几头猪？”他问，吃力地迈上三级台阶，走进肉铺里。

“六头！”掌柜停止磨刀，拍着吊起来的肉扇快活地回答，“这一向吃肉的人多了，还不够卖！”

“那好啊！该你财源茂盛、生意兴隆！”

“借你老的吉言！”掌柜已经操起刀，乒乒乓乓在案上剥出一摊杂碎肉来。“这些够了吗？”

“怎么？这么多，我本来要卖个腰子的！”

“腰子给了人了，不卖给你！”掌柜做了个鬼脸，样子十分滑稽。

“你这个新友！我都不好意思上你这三级台阶了！”贾芝知道，掌柜不卖给他猪腰子，那是不让他破费。

“你怎么客气起来了！我说不定又来求你写几张条幅呢！”

“那你就来吧！”贾芝把肉放回自带的小塑料袋里，感谢着退了出来。

街两旁是乡下人的肉摊，许多人都和贾芝相熟。他从中走过，两边不时有卖肉掌柜的问话声。

“贾老师，买个腰子吧！”

“不啦，我弄到了杂碎！”他把手里的杂碎包儿扬起来，快活地回答，“明天吧！”

“贾老师，把这点碎肉拿去，喂你的鸡吧！”有个满身油污，脸也油光光的肉摊年轻掌柜赶开了一只肥大的花狗，把水泥案子上的一堆肉抓起来，放进贾芝的包儿里。

“给你钱吧！”贾芝掏出来点钱。

“看你这人，我这是喂野狗的！还要什么钱！”

他拎着这袋肉，也领受了其余掌柜的友好和善的目光。回到了他的斗室。他便带着极好的心境去喂猫、喂鸡，然后在上班电铃打响后，准时伏案继续他的民间文学整理工作。

老式的开裂的两斗桌上，堆满了口述记录和文稿，属于他工作的仅是尺五见方的一块桌面。就是这小小的天地，他的一支生花妙笔，在稍微有点颤抖的手里，演幻出多么美妙非凡的美好世界啊！

文化馆对面是电影院，每场映出前半小时作映前宣传。四十瓦的高音喇叭高唱流行歌曲。这种宣传自文化革命突出政治时起。虽然文革中街头墙壁那些标语已经绝迹，而这种映前广播宣传却如当年早请示晚汇报一样，被继续下来，雷打不动。这座山区小城是全省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城市，街道房屋刷成了青一色，人行道上设了痰盂、花坛，节日前后临街的商店与机关单位还要在门口设卫生宣传监督岗 监督

行人乱抛瓜果皮与纸屑、随地吐痰；用罚款来代替思想教育，维护公共卫生，督导精神文明。环境部门也曾对违犯环保章程单位课以重罚，规定城内不准鸣放汽笛，不准拖拉机白昼行驶，但从未有人提出取缔三个影剧院门口的高音喇叭，以减少城市噪音污染，确保市民身心健康，让人们在良好安适的环境里从事工作学习与生活。因为它是宣传。宣传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，是个禁区。那喇叭也如同天主堂里的圣器，不特不能取缔，就是心目中有些许反感，也似乎不应当。

贾芝老头真想砸了那两只对着他吼的大喇叭，如果他有气力的话。几年来，他简直忍无可忍，曾经给馆长讲过，给局长讲过，给宣传部长讲过，甚至给管文教的县委副书记讲过。都说研究研究。结果喇叭天天照响不误。他曾经给省报写过信，也未有回音。后来慢慢适应了，他愈来愈进入自己作品中美好的人生中去了，那些婀娜多姿的仙女，那些善良的村姑，那些仁义厚道的庄户人家，还有那些以死殉节的烈妇，那些除暴安良的英雄，使他忘记了眼前和身边的纷扰与纷争。他完全生活在一种自己设计的极为美好的桃花园里。只要一进入这个世界，他便将一切排除，象气功师一样入静意守。现在，如果没有那喇叭的吵闹，他也许会失常，也许进入不了自己的世界。他甚至怕有一天，有那一位领导一句话，将喇叭摘除了，他的正常生活将会被打乱，他又得用一段很长的时间来适应，而他又没有这适应的时间，他就要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啊！

今天，他只在纸上落了两行文字：却改了三遍，他还应当推敲一下，但膝关节那儿又不得劲了，地上的凉气湿气象

锥子一样往膝关节里钻。他放下笔，扶着桌子站起来，在桌下踏着步子。他每天都是这样工作的，写作和活动膝关节各占一半。他怕有一天这活动推迟了，他会从此站不起来。一个站不起来不能行走的人，不仅不能完成他的事业，把一百六十篇民间传说的整理和三百首民歌的注释搞完，而且会失去了生存的能力。事业是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的最后一部分完全变成事业了。文化馆干部全有家，都生活在小家庭里，唯有他生活在文化馆里。馆里每天早晨每个干部可以打两热水瓶开水，没有灶。他便在斗室里用煤油炉做两顿饭，聊度饥寒。他没有时间上街道进饭馆，甚至买菜，经常的伙食是咸菜挂面条、或是米粥。有时在散步时，他也顺便买几个馒头，然而他的牙对付那发硬的馒头很吃力，对馒头于是有了畏惧感，便很少再买。总之，生活是清苦的。就是靠这清苦的生活维持散步、维系工作和生命。他不能没有腿，没有了，这一切全完。

贾芝今年七十又五。五年时间，他的工作将告一段落。那时他可以舒一口气，松驰下来，不再难为自己的双腿，不再难为生活。他将“驾鹤仙游”，而事业常留人间。那时的死，也如生一样没有痛苦，没有叹息，也许没有留恋。

一阵汽车的马达声，从大十字传来，在文化馆外面嘎然而止。大门道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。“是这儿吗？”有人在院子里小声问，有人回答：“说是在门里边靠东边！”“还是先找馆长吧！”贾芝听出来人是宣传部长与一位女干事。另一位声音很陌生。“是来找我的吗？”他问自己。便开了门。

“噢，贾老！你住这里啊！”宣传部长惊讶地说着 上

来就握手，“来，张部长，这是贾芝同志，这位是统战部张部长！”宣传部长把一位黄胀脸的人作了介绍。

贾芝惊讶了，一下子来了两位部长，特别是统战部长，有什么见教呢？

“噢，是是是！”他含糊地支唔着。握住了张部长送过来的也是黄胀的手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这位张部长准是来求字的，字倒是容易写，可写什么常常让他费思索，他每每为此而苦恼，特别是对有身份的求字者。也许这位统战部长自己拟了条幅的稿子，只让他运笔玩点手艺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
“我们进去谈吧！”宣传部长扬手招呼统战部长，“小陈，你去看馆长在不在，让他来一下！”

贾芝有点慌悚了，他的斗室，是他的一统天下，衣物书籍被褥用具，全放得没有章法，凌乱而邋遢，这本身就是对客人的不敬和拒人千里之外，还有那鲜蘑菇味的霉湿味，也于客人不雅不宜。但总不能闭门不纳，那更有失礼仪。他慌忙进屋，把床铺整了整，把椅子转了个方向。这一切当然不能很从容地进行，客人已经进来了。茶杯照例是渍着茶垢的，没法给客人倒茶，只好取出一包烟来。岂料这烟放得久了，有了刺鼻的霉味，宣传部长闻了一下，便放下，自己取出一包来，招待起统战部长。这一切，都让他十分难堪。他于是准备涮茶杯，却被宣传部麻部长挡住了。

麻部长是从未光临贾芝老头的寒舍的，过去见面招呼也不打得，在右派摘帽以后，才见面点一点头。今天，麻部长脸上挂着异样的笑，不时瞧着贾芝，使贾芝总以为身上出了什么可笑的疏忽，裤子的前门扣着啊，上衣也没错扣了钮子，脸上不会有墨水什么的。张部长呢，却保持着这一级干

部的尊严，坐在床沿，架起二郎腿，抽着烟，把屋里的摆设很迅速的看了一遍。

“贾芝同志啊！恭喜你呀！”麻部长拱着手。

“我啊！”贾芝瞪大了眼睛，脸上的肌肉都绷紧了，“何喜之有啊！”

“哈哈，我想你是猜不来的。”麻部长笑着，吐了一个烟圈，“有亲人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

“亲人？”贾芝又瞪大了眼睛。膝下又无儿女，有什么亲人？“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”

“哈哈，你怎么想不起来了！张部长，我说贾老准想不到，你看！”

“老贾同志，你也许以为突然，可现在，什么奇迹都会发生！”张部长斯文地弹着烟灰，眨着黄胖脸上的两颗鼓突的眼珠，“有位叫百灵鸟的女士你总不陌生吧？”

“百灵鸟？”贾芝老头想了想，还是摇了摇头，“不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人，我倒是写过关于百灵鸟报火情的故事，百灵鸟那是草原的小卫士啊！”贾芝又沉浸在他撰写的美妙的传说故事里。

“她的艺名百灵鸟，真名叫刘芝灵！”张部长提醒贾芝，并看着贾芝的眼睛。

“刘芝灵！？”贾芝一震，“是她？”

“是她！你总该不陌生吧！”张部长笑了，是那种意味深长地笑。“她从美国回国来了，不日就到县上来看你！”张部长把“看你”两字说得很重，意在引起贾芝的震动。他直视着贾芝，想观察老头喜出望外的神情。

贾芝很冷淡地说：“这的确令人不解！看我？”他的表

情让张部长很失望。这个古怪的老头。

“她是一位有上千万资产的阔太太，已经寡居十年了，他这次回来想与你重温旧好，其实呢，你们当初也没离婚啊！省外事办专门打电话通知咱们县上，要做好接待工作，并转达了刘芝灵女士的意愿。”张部长统统把谜底揭出来，最后十分有把握地说，“我们向省上汇报了，说这是一桩大好事，我们将竭力促成，说你这方面一定会欣然同意，使游子在离开祖国三十七年之后，在暮年回到母亲的怀抱，落叶归根！”

贾芝在这突然的事变面前完全慌乱了，如同大祸临头，他瘦削的额头上冒出了汗，枯槁的手也厉害的抖起来。

“你别激动，放谁身上都会激动不已的！”宣传部麻部长拍着老头的肩膀说，“正象张部长讲的，真是喜从天降，也叫破镜重圆！哈哈！”

“部长，我已经七十五岁了！行将就木，早过了组织家庭的年龄，更何况是和一个陌生的外国人，如果部长们不是开玩笑的话，请将我的话如实向她转达。”他似乎受到了侮辱，气愤地坐在一把竹椅里。

“这件事当然要你自愿，组织不能搞拉郎配，但我的意思是你应当认真考虑，台湾回归祖国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都是可能的，何况你们曾经是夫妻，不错，她过去伤害过你，可那是那个时代；她也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和忧患，能走向祖国，特别是从异国他乡，不远万里，投奔你而来，说明她早已反省了她的过去，深深地忏悔过了，要知道，她这一行动，也是一场革命，可见她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啊！你一向是一个达观宽厚的人，定能原谅她的过去，重新开始对